我能自由地去愛

「1975年，我在西西里（Sicily）讀高中。在學到有關古羅馬的西塞羅（Cicero）譴責喀提林（Cataline）時，我和同學之間激起了一場熱烈的討論，有關熱門話題——自由。我們的班主任明智地把我們愈發激烈的爭論，引向一場由我的一個同伴所代表的西塞羅支持者，和由我所代表發言的喀提林支持者之間的辯論。我對自由的激情護衛變得如此熱切，以至於他們都對我讚不絕口。從那天起，自由的思想就是我整個一生的特徵。但什麼是自由呢？我自由嗎？」

法蘭西斯科（Francesco）是義大利人，現年59歲，太太是寶拉（Paola）。法蘭西斯科所患的慢性疾病，意味著他再也不能移動身體或說話。但他的眼睛可以動。去年，他遵一位記者的建議，開了一個部博客（blog），那個記者曾聯絡到他進行簡短的採訪。起先，法蘭西斯科用自己的兩個大拇指打字，後來開始使用一種眼睛凝視裝置，雖然緩慢，但能夠讓他傳達出在他身上所發現的力量和活力，哪怕他的身體正變得沒那麼活躍。他的博客名稱是：「SLA: io Sono Libero d ’ Amare」。SLA =Sclerosi Laterale Amiotrofica，轉換成ALS。我能自由地去愛
。以下是節錄自他的博客：

我不是作家。但我內心有一個聲音建議我該寫什麼。我發現自己正在看一部我之前從未知道的有關我的生平的電影。這就是我的力量，我能夠用這種方式開始傳達。我收到感人至深的訊息。我只是簡單地表達自己的一些想法，卻得到這麼多的愛。很多人傳達他們的情感、痛苦、喜樂，和生活！

我在每天的生活中，都嘗試找到和天主獨處的個人及親密時刻。並非每次都成功，但每當我經過一座教堂，我會對臨在於聖體龕中的耶穌說『你好』。我常常會真的走近教堂，只是為了貢獻一點時間給天主。我嘗試讓自己靜默，好讓祂對我講話。在離開教堂之前，我會把這一天的困難都交托給祂，有時候開玩笑說：『耶穌，這個困難是你的，因為我當然沒辦法自己解決。』我不得不說，祂從不讓我失望。

，無論生活有多忙碌，多少次我們沒有察覺到自己內心一絲空虛或冷漠的感覺，給我們的生活蒙上一層不快樂的面紗？

有一個人給我帶來一線光明：希波的奧斯定（Augustine of Hippo）。讀他的《懺悔錄》（Confessions）幫助我為發生在1976年8月的事件做好準備，這件事改變了我的生活。我和天主相遇，祂是愛，祂無限地愛著我。我怎樣才能夠相稱於這份無限的愛？我曾讀過，但並未真正生活過的福音，給了我答案：如果你不愛看得見的近人，怎麼可能愛看不見的天主呢？這是我的哥白尼式革命（Copernican revolution）。我發現自己身處一群生活這個經驗的朋友中間，我們會一起讀福音並嘗試去踐行。我的心靈簡直欣喜若狂。，於是我開始領會到，哪怕是痛苦也能成為生活！

我還記得大海的味道，哪怕我的疾病讓我失去嗅覺……我能夠感受到，水在我肌膚上，哪怕過去三年我都無法游泳。但這不是懷舊之情。我不再為過去的我，或已經成為的那個我而痛苦。我閉上眼睛，我的身體在漂浮。這不是一場夢或幻想；這是我的上主不斷地對我說：『不要害怕』。

「這種疾病——SLA，從我出生之時起，就存在我的心裡了，但直至幾年前我才知道。其實，我的免稅代碼就是以SLA做開頭的，我不認為這只是個巧合！我不相信命運，但我相信揀選我做她的兒子且從未遺棄我的那個人——瑪利亞，耶穌的母親是我安全的保障，就像蕩秋千的演員有……

每次受到懷疑的攻擊，或感覺到希望渺茫時，這個經驗就反復出現。瑪利亞總是在哪裡，所以我不會害怕！

瑪利亞為我指明道路。盧嘉勒也教我每天把內心的指南針指向在十字架上被捨棄的耶穌。祂是找到真理的秘訣。

圓滿地生活目前一刻，把我們永遠帶入天主內。這是盧嘉勒教曉我的。在目前一刻，我可以大聲呼喊，可能不是用我的聲音，而是用我的心：我能自由地去愛！」 義大利語是「SONO LIBERO di
AMARE」，每個字的首字母縮寫：SLA（Sclerosi Laterale Amiotrofica=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）！

摘自法蘭西斯科的博客：http://iosonoliberodamare.blogspot.com/